

大數據行善

一九八三年，內地上映了一部名叫《女大學生宿舍》的電影。學校要對困難學生發放補助金，申請人填表後，又被要求需在宿舍宣讀，讓眾人來評議是否有資格接受補助。其中一位女生死活不願意宣讀。旁邊舍友不以為然，搶過去要代她讀，卻發現，她的家庭成員欄空無一人。

原來，這位孤苦無依的女孩，依靠自己的勤工儉學，歷盡艱辛考大學。她不想再讓人揭開內心的傷疤。然而這種形式上公開公正的補助方式，無情撕碎了她的尊嚴。筆者小時候看到該情節，未嘗不為女生的淚水而揪心。

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電影了。然而，類似的情節現實中並沒有消失。比如，有的企業捐款資助貧困生，讓受助者流着淚自述悲慘家境，還要對企業感恩戴德大唱頌歌，並且張榜公布，網絡上各種宣發。去年網上也瘋傳過一張圖片。兩個身材肥碩的官員，為一對老夫妻發放米麵油，兩位身軀佝僂、骨瘦如柴的老人，站在中間，老者且赤裸上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刺痛了大眾的神經。

為善的內容很重要，但為善的方式，也同樣重要，需要充滿人文關懷，顧及人的尊嚴、私隱，不能借「消費困難」來為自己貼金。

前些天，湖南科技大學的做法在網上刷屏。該校通過對食堂收款機的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對在食堂消費次數多、每餐平均消費低的學生，發放補助。這種補助無需申請，也不公布名單，錢直接充值進學生的餐卡。消費次數多、每餐消費低，這兩個指標綜合，基本上就可以判斷出某個學生較為拮据。即便不能確保百分百準確，但已是相當精準了。高科技與行善的完美結合，充滿了質感與溫度。

正如那句話，美好的善，不該太過喧鬧，而應像深水那樣沉穩。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這幾天在讀賴瑞和先生的《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賴先生是著名唐史學者，但撰述不限於學術，《杜甫的五城》即可歸入遊記之列。或許因為作者是史學家，設計旅行線路時，大多把節點定在那些具有歷史意味的地點上。因此，比一般的遊記，不論是內容還是筆調，這本書都多了一份樸實和深沉。用作者的話來說，「以一種沉靜的筆調，描寫火車旅行中的樂趣和一些比較少人去的非旅遊熱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未久，作為生於馬來西亞的「華僑」，賴

瑞和自帶異鄉人的眼光，而作為精研中國史的學者，他又有看穿山水水陸中歷史密碼的本事。加上他又是個「火車迷」，從香港出發，懷揣《全國列車時刻表》，奔向唐史的長安、宋史的臨安，山河行旅，故國蒼茫，讀來不忍掩卷。

史書和遊記自古難分。從司馬遷算起，優秀的歷史學者無不以旅行為必修課。賴瑞和的目標是寫「旅行書」(travel book)而不是「旅遊指南」(travel guide)，這意味着在特定敘事框架下記錄旅者的活動。他舉出日本

和尚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先例。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鍾叔河先生主持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收了不少晚清士人出洋遊記，「求法」之願與圓仁相仿，只是路線是由東向西了。

康德一輩子沒有走出柯尼斯堡，並不耽誤他成為大哲學家。治史者如坐守一隅，閉門書齋，或許只能在文獻考據校訂上搞出一番名堂。畢竟，歷史是人的活動，史跡是空間化了的時間，而且凝結着紙面無以描述的情感，非親臨難以感受。寫到這裏，想起前幾年我還讀過史學家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在古

道上重新發現中國》，也可歸入賴瑞和所說的「旅行書」之列。兩位史學家旅行的時間相隔三十年左右，賴主要乘坐火車，羅則徒步行走，旅行方式的變化似也可窺見社會風尚之變遷。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深度工作模式

雙模式。這意思是將時間分隔開來，以雙軌形式分別處理「深度工作」與「淺薄工作」。例如，我們可以設定某一段日子，或整整一個月，完全進行深度工作，而其他時候完全是淺薄工作。明顯，這模式也不太適用於上班族，卻可以幫助自由工作者，尤其創作者在特定時間集中火力專注於單一項目，而其他時間便去從事教學、演講、策劃等工作。

節奏式。顧名思義，這是按照各人的節奏去安排深度工作時間。例如，上班族可以在上班前的清早，又或公司尚

未多人的第一個辦公小時去進行深度工作，而其他時間則容許自己處理淺薄工作，並以深度工作作為全日的最後一個任務。

記者式。記者，是一種高度有生命力的物種，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按工作需要而飲食、休息、工作，也是我最佩服的工種之一。紐波特的「記者式深度工作」，是仿效記者的工作模式。他認為，記者可以在採訪、撰文、拍照、聊天之間，不斷切換深度與淺薄工作，我們也可以像他們一般快速切換工作模式。紐波特說，這模式只適合於有高度

專注力控制的人，但我想，這也可能適合於容易分心的人。一直分心，不斷專注，便可以了。

無論是四個深度工作模式，還是分成三十二個模式，其實，都是一個模式：重視深度工作的必要，按照你的生活規律，盡最大可能加插深度工作時間。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中式餐桌禮儀

令人覺得有礙觀瞻，與看來環境不俗的飯廳很不相配。此外，母親仍在進食之際，身旁的女兒已在玩手提電話，餐桌上用過的紙巾又成一坨坨地亂放，餐具湯勺有的放在盤中，有的則隨意擱在鍋蓋上，給人很不整齊乾淨的觀感。本來這是家庭私隱，但公開照片就免不了讓人側目，因為餐桌禮儀與女星常掛在口邊的高級和品味實在大相逕庭。

許多人以為西餐的用餐禮儀複雜又講究，其實中國人的傳統餐桌禮儀亦不遑多讓，只是時下推崇從簡的風氣，因

此中餐禮儀往往備受忽略。中國人重尊卑長幼，坐席位置的編排如西餐一樣不能亂來，也必須等長輩及賓客就坐，各人才能起筷，晚輩更要向長輩招呼請示才能用餐，絕不存在現代人為貪方便，讓小孩先吃的場面。此外，中國菜講求熱氣鑊氣，也重圍坐團圓的氣氛，因此菜餚要同時上桌，不能一道一道來，因為菜涼已不符合要求。舉箸的手勢固然要正確，還要挺直身子，拿起碗來；湯羹一定要用湯勺喝，進食則不能發出聲響。再者，老一輩重意頭，更要求家中

各人謹慎小心，不能摔破餐具，不能敲擊碗盤，用過的食具更不能在餐桌上疊放起來，因為那是粗魯的表現。時移世易，不少家庭已不完全跟隨傳統中式進餐禮儀，也許在家長心目中，下一代肯回家吃飯已屬萬幸，其他的也不計較太多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耶穌顯聖容》



對港人來說，復活節是每年幾個长假期之一。每年復活節日期都不同，但總是星期五至星期一為耶穌受難節及復活節。今天恰逢耶穌受難節，往後推幾天便是復活節，藉此重要的宗教節日，我們來欣賞拉斐爾的《耶穌顯聖容》(附圖)。

《耶穌顯聖容》(The Transfiguration, 又稱《基督顯聖容》)是拉斐爾應時任紅衣主教朱利奧·德·美第奇樞機邀請，於一五一六年為法國南部城市納博訥的聖猶斯多主教座堂委約創作的祭壇畫。這位樞機即是日後的克雷芒七世教宗。然而，這也是拉斐爾最後一次描繪耶穌的面容——一五二〇年四月六日耶穌受難節當天，年

僅三十七歲的拉斐爾撒手人寰，因此《耶穌顯聖容》也成為拉斐爾生前未完成的絕筆。

拉斐爾去世後，《耶穌顯聖容》並未送往法國納博訥主教座堂。這幅畫起初被捐贈給羅馬的蒙托里奧聖伯多祿堂，幾經輾轉，於十九世紀初被帶回梵蒂岡。如今，《耶穌顯聖容》由梵蒂岡博物館收藏，並陳列在該博物館內的美術館裏。

畫中人物眾多，布局複雜，但拉斐爾以高度提煉的手法使主題得以突出。他結合《馬可福音》、《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記述的故事，以天地分隔並互關聯：上方描繪耶穌騰雲而起、顯露真

容的瞬間，下方則是治好附魔的孩子。畫家煞費苦心地將祥和與躁動、光明與黑暗巧妙融合。曾有不少人認為上下兩個場景出自不同手筆，上方是拉斐爾的，下方則是拉斐爾的學生朱利奧·羅馬諾所作。現如今多數學者都認同整幅畫出自拉斐爾的手，但這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醒·獅》

兩地恢復全面通關，筆者第一次去深圳，為的是去看廣州歌舞劇院的原創大型民族舞劇《醒·獅》。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醒獅」，近年來不斷成為各種藝術類型的創作題材，二〇一八年舞劇《醒·獅》拿下中國舞蹈最高獎項「荷花獎」舞劇獎，並於二〇二〇年開始全國巡演，只是沒想到隔着幾年疫情，作為香港觀眾直到如今才終於有機會在深圳的劇場中現場感受這部舞劇。

《醒·獅》以鴉片戰爭時期南粵兒女在廣州三元里抗英鬥爭為故事背景，以粵地醒獅文化為題材，情節脈絡清晰、舞蹈編排有創意，幾位舞蹈演員在舞台上的舞獅表演不輸專業舞獅師傅，一看便知下了功夫。不過，給筆者印象最深的，卻是飾演「龍少」的舞蹈演員依力凡的一段精彩的詠春拳。依力凡雖是舞者，在《醒·獅》表演詠春拳木人樁，打得有模有樣，手部剛強，步法靈活，作為現場表演一氣呵成，比各種電影中經過鏡頭剪切的詠春拳看來更讓人過癮。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鸚鵡追兇

《犯罪現場》是二〇一九年上映的港產片，一開場就是一隻會說話的鸚鵡在喊「救命！救命！」影片講述一名劫匪被人殺死，他養的鸚鵡成為唯一的目擊證「人」。在片中，主演古天樂飾悍匪，但佔據電影海報C位的，竟然不是古天樂，而是鸚鵡。因為這一隻鸚鵡，在片中不僅助古天樂洗冤，而且還是破案關鍵。鸚鵡追兇，雖然只是《犯罪現場》的虛構情節，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多次真實上演。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印度，一件二〇一四年發生的謀殺案，歷經九年審判，終於在今年三月作出判決，真兇「阿舒」與共犯，全部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七點二萬盧比罰款。破案的關鍵，就是一隻會說話的鸚鵡。

九年前，印度一婦人身中十四刀陳屍住宅，家中被洗劫一空。案發後，婦人生前飼養的鸚鵡不吃不喝，行為變得異常。死者的家人覺得事有蹊蹺，懷疑這隻鸚鵡曾經目睹案發經過，於是在鸚鵡的面前逐一讀出親友

的姓名，當喊到侄兒「阿舒」(Ashu)的名字時，鸚鵡的反應異常激動，不斷重複地尖叫「阿舒！阿舒！」後來，經過警方調查發現，果然「阿舒」就是真兇。遺憾的是，這隻協助破案的鸚鵡，在案發半年後已離世，未能看到主人沉冤得雪、兇手落入法網的一天。

在美國，四十六歲的格林娜，涉嫌在二〇一五年持槍殺害了丈夫馬丁，格林娜本人也頭部中槍，經搶救後檢回一命。警方根據格林娜頭部槍傷的位置推斷，應是她對丈夫開槍之後企圖自殺未遂所造成。案發後，這對夫妻飼養的寵物鸚鵡，不時發出詭異叫聲，像是模仿一對男女在激烈爭吵，鸚鵡還清楚地說出：別開槍！神奇地用聲音還原了案發現場，讓苦於找不到證據證明推斷的警方，茅塞頓開。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去芝加哥開會如「鄉下老鼠」進城，見識到在小鎮罕見的風景。市中心密歇根大街「壯麗一英里」兩側品牌店面鱗次櫛比，全美最大的星巴克展示店遊人如織。河上郵輪穿梭，兩岸高樓林立。亞馬遜旗下的「天然食品」(Whole Foods)超市吸引了眾多白領打工仔，餐桌上一邊放午飯，另一邊是電腦，邊吃邊工作。但光鮮亮麗的背後陰影重重。市中心每個街角都有乞討的流浪漢，非裔居多，也不乏白人。他們奏樂、抱貓、吆喝，使出渾身解數吸引行人慷慨解囊。警笛長鳴，有警車開過。兩車追尾，後車躲避，撞上街邊崗亭。砰然巨響中，標誌牌撞得七零八落，小車也損失慘重，好似警匪片中的飛車追捕情節，我的下巴都差點驚掉。

疫情三年來第一次在線上參加學術會議，和久違的同行面對面交流，喜悅、興奮自不待言。但我發現自己這隻「鄉下老鼠」有點見識短淺。這次碰到從內地大城市赴美留學，好容易在位於「窮鄉僻壤」的高校找到了工作的幾位同行。到了芝加哥，她們紛紛驚嘆「出村了」、「進城了」，但都多年未曾回國探親。我以為是疫情導致，她們卻說不回家除了經濟因素，還因為和父母理念相差太大，天各一方反而能彼此相安。

美國人和家人無法和諧相處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人直白說出「家醜」在過去卻不多見。想想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中國的家庭問題不會比美國少，居於城市或農村也都面臨各自獨特的挑戰。說到底，我並不真正了解同行們的生活狀態、家庭關係，選擇久不還鄉可能也顯示了中國留學生日益獨立的趨勢吧。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